

便利堂 珂罗版印刷 体验记(上)

□苏枕书

2017年夏天,曾报名参加了京都珂罗版老铺便利堂面向社会人士开设的研讨班。当时正在写有关古籍复制的论文,很想对珂罗版有深入了解。而京都依然保留珂罗版印刷技术的老铺,如今只剩下便利堂一家。珂罗版(collotype)是摄影技术创刊的19世纪后期由法国人Alphonse Poitevin(1819—1882)发现原理、又在1868年由德国人Joseph Albert(1825—1886)投入实际使用的摄影印刷技法。珂罗版的“珂罗”与胶原蛋白(collagen)语源相同,来自希腊语kolla,即“胶水”——因为珂罗版制版时需要在玻璃版上涂抹明胶。

日本的珂罗版印刷技术最早由摄影家小川一真带回,他曾往美国波士顿学习摄影及珂罗版技术,1884年回到日本。小川在东京饭田町开设写真馆玉润馆,很快在摄影、印刷界声名鹊起。1888年,在时任宫内省图书寮图书头的九鬼隆一带领之下,到近畿一带调查古美术文化财产,并承担摄影工作。1889年,冈仓天心等人创立国华社,并刊行杂志《国华》,所用图片便是小川制作的珂罗版图像。当时,细腻优美的珂罗版被广泛应用于明信片、美术书封面及插画。1910年,小川被任命为帝室技艺员。他有一位弟弟,便是京都著名的珂罗版技术者小林忠治郎(1869—1951),也曾往波士顿学习摄影和珂罗版印刷术。受内藤湖南、董康、罗振玉、长尾雨山等学者影响,小林忠治郎以精湛的技艺复制了许多珍贵汉籍。

便利堂1887年诞生于京都,最早是中村弥二郎创业的货本(租书)屋。次年成立出版部门,1902年开始出售明信片。1905年新设珂罗版印刷工厂,第二年开始制作清水寺、法隆寺等寺庙神社主题的明信片。风景照、美人照是当时珂罗版印刷的潮流,1907年,小林忠治郎也出版过题为《京都名胜》的珂罗版图集,是新技术刺激下的《京都名所之内》。奇妙的是,这些名胜到今天也没有太多变化,可见“京都印象”的“标准化”“规范化”完成得很早。这与我们探索旧京风物时“寻来寻去、都不见了”的怅惘大不相同。

1912年,便利堂接受饭田吴服店美术部(后来的高岛屋)的美术图录订单,一直到大正末年,共出版54册图录。京都有许多吴服店,每一季都需要请名家设计新纹样,请名手绘制美人图,再将这些素材结集成册。这些纹样册子今日依然大量存在于京都旧书市场,且为了卖出好价钱,常被拆分成单张,重新裱入衬纸。1926年,便利堂承担了宫内厅图书寮本《日本书纪》的复制工作,这也是便利堂文物复制事业的起点。1928年,便利堂专设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,以珂罗版复制出版了诸如《金泽遗文》(1934年)、《古今和歌集》(1938年)等大量典籍。1935年,便利堂承担了法隆寺金堂壁画原尺寸大小摄影工作,这也是便利堂历史上代表性的一项文化财产复制事业。1949年,法隆寺金堂遭遇火灾,壁画烧损。今日我们见到的法隆寺金堂壁画,则是1967年据便利堂留下的原尺寸珂罗版印刷作品再现而成。正因为便利堂与国家文化财产复制事业有密切关联,在胶印技术等新技术风行之后,珂罗版这种成本高、对职人有严苛要求、一次性难以大批量复制的技术才得以保留。要知道小林写真制版所早在小林忠治郎去世的1951年之后已逐渐离开珂罗版复制领域,那也是珂罗版印刷技术进入衰退的阶段。小林后人创立了日本电气化学株式会社,转向医疗制品、电气制品等精密仪器及零部件的生产行业。

研讨班讲师有两位,年轻的摄影师沟缘真子与便利堂资格深厚的职人山本修。共有四人报名,一早在便利堂本店聚齐后,便由讲师们带领进入工房。先是在各处工作现场讲解、演示珂罗版制作流程:摄影、制版、感光、印刷。接着将我们领到一间工作室,开始上手操作。沟缘小姐事先已通过邮件向我们要了各自想要刷印的图片,每人提供三张,由山本老师提前准备一部分感光后的玻璃版。

322

“不在乎天长地久,只在乎曾经拥有”——

这是卖手表广告吗?这是讲我们时代的男欢女爱。

这是讲男欢女爱吗?这是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。

这是讲生命吗?这是讲无限宇宙中的小小地球,我们的世界,我们的文明。

323

所有人都共同面对死亡,却可以有两种心理反应:生命如此短促,人世如此虚幻,无论怎样的丰功伟业,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!这是消极的反应,是悲观主义者的反应。

正因为生命如此短促,如此微渺,岂可浪费这难得一次的人生,不好好地体验、好好地努力呢?这是积极的反应,是乐观主义者的反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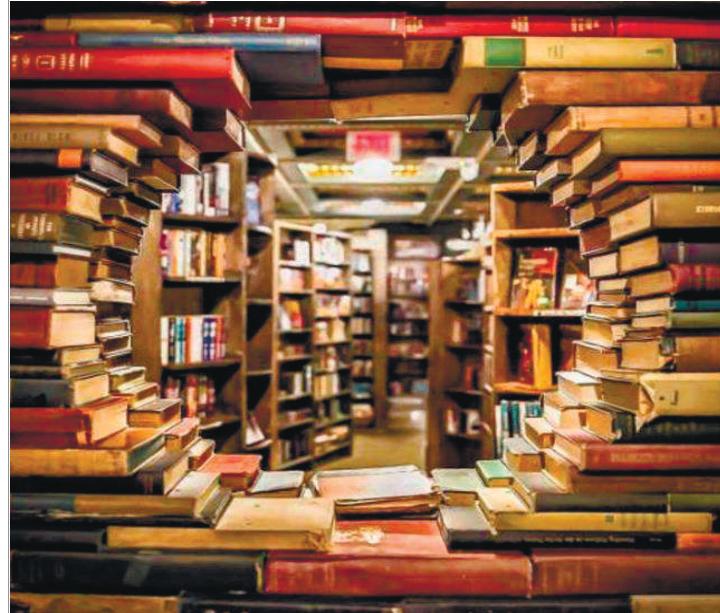
在前一类人里,产生了庄子,也产生了印度佛教;从后一类人里,产生了儒家,也产生了日本武士道。

324

孔子说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在我们这个时代,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:读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,不仅是被动的“学”(接受知识),也是主动的“思”(发现问题)。没有“学”,“思”就缺乏坚实的基础,近乎空中楼阁;没有“思”,“学”就缺乏高明的架构,只是一堆砖瓦。

当然,孔子的本意,应该是针对“认识世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四三



植物民俗与传说

[英]西斯尔顿·戴尔著 戴若愚译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本书围绕植物五花八门的传说做了简短而系统的总结。比如白花预示着死亡?哪些植物被用于巫术?在这本书中,作者综述了各个方面的植物传说,包括植物崇拜、植物与恶魔学等。直至今日,此书仍是植物传说的经典之作。通过了解植物背后的故事,认识植物在历史与文化中的地位。

南货店

张忌著
中信出版集团

小说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,以南货店为背景,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: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、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……是乡愁般的“古典中国叙事”在当代的回响。作品以中心人物南货店员秋林的生活展开,串联起供销社系统中的人物故事。老师傅的生意经,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,男女间的荒唐情事,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……生生死死和命运沉浮。时代激荡,人们轻声慰藉,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,坚持不可或缺的爱与尊严。

显微镜下的成都

王笛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/文化现象街头、茶馆、袍哥、麻将作为具体个案,将目光投注在小贩、茶客、堂倌、瓮子匠、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,通过档案、口述史、地方志、小说、竹枝词、调查、新闻报道、图片等多种资料,还原了四川,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,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。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,人们得以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。

找不到工作的一年

[日]吉田修一著 覃思远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十八岁从长崎小城到东京求学的横道世之介,大学毕业遇上“就业冰河期”没能顺利找到工作,二十四岁的他依旧靠打零工和玩小钢珠度日。这一年里,他和志成为寿司师傅的女孩在小钢珠店抢椅子;和“社畜”新人小诸一起体验人生中的第一次海外旅行;他有了新恋情,走入了一个带着三岁儿子的美丽单身母亲的生活……他的单纯、善良和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爱,继续感染所有与他相遇的人。

反读书记(一一四)

□胡文辉

界”来说的,并不限于读书。在夫子的时代,根本就没有几本书,还不是书的时代的呢。

325

文学艺术的鉴赏,基于客观,但终归于主观。

关于文学艺术的主流鉴赏,只能代表过去时代的多数认识,而文学艺术的鉴赏,本质上是不能依赖多数来得出认识的。正如在政治上,多数表决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表决的结果并不代表最优的结果。

文学艺术的鉴赏,不是前人的,而是此时的,不是他人的,而是自我的。

(在我个人来说,李商隐与杜甫一样重要,席慕蓉与北岛一样重要。柴可夫斯基比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更重要。山田洋次、多纳托雷最重要。有问题吗?)

灯下谈钱

师友激赏录(三)

□钱之俊

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一云:

无锡钱子泉基博,学贯四部,著述等身。肆力古文词,……惟未见其为诗。哲嗣默存(锤书)年方弱冠,精英英文,诗文尤斐然可观,家学自有渊源也。性强记,喜读余诗,尝寄以近作,遂得其报章云:“新诗高妙绝跻攀,欲和徒嗟笔力孱。自分不才当被弃,漫因多病颇相关。半年行脚三冬负,万卷撑肠一字艰。那得从公参句法,孤悬灯月订愚顽。”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,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。《中秋夕作》云:“不堪无月又无人,兀坐伶仃形影神。忍更追欢圆断梦,好将修道忏前尘。杯盘草草酬佳节,鹅鸭喧喧聒比邻。诗与排愁终失计,车轮肠断步千巡。”又《秋杪杂诗》十四绝句,多缘情凄惋之作,警句如:“春阳歌曲秋声赋,光景无穷又一年。”“巫山岂似神山远,青鸟殷勤枉探看。”“如此星辰如此月,与谁指点与谁看?”“判将壮悔题全集,尽许文章老更成。”“春带愁来秋带病,等闲白了少年头。”汤卿谋不可为,黄仲则尤不可为,故愿其多读少作也。

这则诗话最早刊于《青鹤》第2卷第11期,1934年4月16日印出。陈衍郑重劝少年钱锺书注意身体,多读书少写诗,特别是写那些舞风弄鹤、穷愁凄怆的才子短命诗,关键是读书养气。钱锺书当时非常看重这段文字,在多处提及。如1934年,他在给罗家伦校长的信中言及:“偶有少年哀乐之作,为陈石遗丈录入《续诗话》者,又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。”还是颇为得意的。

1935年夏,钱锺书考取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,携新婚妻子杨绛同赴英伦。行前,钱锺书赶去苏州胭脂桥陈衍处,贺其八十寿辰。席散之际,陈衍感伤之至:“子将西渡,予欲南归,残年远道,恐此生无复见期。”及至牛津,陈衍远寄贺诗,《石语》题作“寄默存贤伉俪”,而陈衍的手书作“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游”,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卷八作“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欧洲”,诗云:

青眼高歌久,于君慰已奢。旁行书满腹,同梦笔生花。对影前身月,双烟一气霞。乘槎(手稿等作“长风”)过万里,不是浪浮家。

“是年冬,余在牛津,丈寄诗来,有‘青眼高歌久,于君慰已奢’等语,余复书谢。”陈衍先后赠钱锺书三首诗,只此一首留存。晚年钱锺书仍将该诗之手迹悬于室内,可见珍视。

1937年8月,陈衍福州病逝。“二十六年夏,得许大千信,则丈以疝气卒矣。歔嘘惝恍,为诗以哭。中日战事寻起,而家而国,丧乱弘多,遂无暇传其人,论其志行学问。息壤在彼,斯愿不知何日偿也。”“诗”即《石遗先生挽诗》,后收入惜字如金之诗集《槐聚诗存》。其诗下自注云:“先生《续诗话》评余二十岁时诗,以汤卿谋、黄仲则为戒。”念念不忘,甚感其当年知遇之恩。

1938年2月,钱锺书已从伦敦转到巴黎,仍对石遗老人心有记挂,暇余回想当年苏州夜话,竟提笔成奇书——《石语》。一个甲子之后,《石语》问世,风行一时。